■ 田野笔记

笑呵呵的土地爷

“城隍爷掉井里，土地爷扒头看——捞（劳）不起你那大驾。”

在道教神祇体系中，在乡民自己的神灵谱系中，因地就简的乡村小庙中总是笑呵呵的土地爷地位是低下的。上述歇后语说的就是，基于下不能犯上的不可接触原则，土地爷对于掉进井里的高级别的城隍爷的冷眼旁观，爱莫能助与幸灾乐祸。当然，与被指使、受欺负时一样，这时的土地爷还是笑呵呵的。

新京报插图/赵斌

□岳永逸（民俗学者）

学者们一般都将土地爷的前身与古代的“社神”联系在了一起。既因为《风俗通义·祀典》的相关表述，也因为清代翟灏《通惜编·神鬼》有“今凡社神，俱呼土地”的断语。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修订的台湾《诸罗县志》亦云：“中秋祀当境土神，与二月二日同；访秋报也。四境歌吹相闻。为之社戏。”

关于土地的敬拜，官民明显异途。和皇家把持的社稷坛的庄严肃穆与神秘不同，与乡民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土地爷是多能的、和善的，是敬拜者可以欺负的。“土地老腾空——神气（起）来”，“土地爷被虫蛀了——自身难保”等歇后语和“黄酒白酒都不论，公鸡母鸡总要肥——尽管端来”，“多少有点神气，大小是个官儿——独霸一方”等对联都是在说土地爷的低微。

至明代，土地神已遍及全国乡村。桥头土地、栏头土地、灶头土地、田头土地、山神土地……名目繁多。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土地爷有不同的称谓，如土地公公、田公、土地，等等。有趣的是，根据文人的记述，在不同的地方有功于家国、地方的名人纷纷忝列土地神之列。蒋子文曾经是南京的土地神，祢衡曾经是杭州瓜山的土地神，岳飞曾是杭州太学的土地爷，韩愈则是清代翰林院供奉的土地神。江苏吴县人还曾将汉代的朱买臣、南朝的顾野王奉为土地。

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般的乡民并不会特意去探自己叩首的土地爷出身是否根正苗红。人们烧香磕头，只是要土地爷履行多种职责。死人了，或在出殡前或在出殡后，人们到土地爷那里报丧，注销死者的“户口”。生小孩了，人们要到土地爷那里报到，给孩子“上户口”。在山西平定，当一个小孩子生病迷糊不醒时，家里长辈会出面，乞灵于土地为之招魂。在闽台，土地爷还身兼财神，商家有“作牙（迓）”的习俗。在旧历每月初二、十六，祭拜土地公，又称“牙祭”、“作祃”。二月二日叫做“头迓”，十二月十六日叫做“尾迓”。是日，商家为了答谢员工一年的辛苦，要请吃“尾牙”宴。在有些地方，人们还会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贴压在土地庙的香案下，看两人八字是否相合。因为传说故事和黄梅戏的缘故，土地爷促成董永与七仙女的良缘早已家喻户晓，就不容置喙了。

■ 流行密码

在起居室里把自己晒伤

晒伤妆是模仿藏族姑娘的面容。在青藏高原充分日照的情况下，长期在户外牧羊牧牛的藏族姑娘的脸部，会留下紫外线灼伤的痕迹，这种脸部“晒伤”痕迹，成为西藏姑娘标志性的面容。前几年，通过歌星王菲晒伤妆曾一度流行，显示出无限的神秘魅力。今年春天以来，晒伤妆再度从香港登陆，成为今年春夏季节的另类时尚妆容。

□基甫（文化批评家）

晒伤妆的妆容的意义是双重的。从外在肌肤方面，它是现代都市时尚女性模拟户外晒伤妆容的化妆术，但其真实的意义指向，则不仅仅是肌肤方面的，而是针对某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的认同，是一种精神上的化妆术。晒伤妆通过对晒伤痕迹的模仿，让都市时尚女性的脸部妆容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尽管这一人群基本上是出没于高楼丛林的职场、写字间、商务楼，乃至蜗居在家中，但却在脸部显示出一种来自遥远神秘国度的痕迹，曾经白皙的脸颊上，似乎有金色阳光的璀璨细屑闪耀，仿佛刚从青藏高原朝圣回来，从肌肤到心灵，都沐浴着来自青藏高原灵魂圣地的辉光。如果配以小麦色的肌肤和隐约依稀的细小雀斑，则恍若一位刚刚来自南欧地中海沿岸海滨浴场的女郎。

然而，晒伤妆同时又是一种将自身置于自相矛盾境地的化妆术。对于黄皮肤的东方女性来说，防晒和增白，是维护女性肤色美的基本原则，所谓“一白遮百丑”。针对东方女性的护肤品和化妆品的广告，几乎无一不指向这些原则。晒伤妆似乎背叛了这一标准，开始向当下欧洲白种女性的肌肤美学原则趋同，亦即崇尚户外日光曝晒后的深色肌肤。晒伤妆首先意味着拥有一种全球化的时尚生活和全球流行健康理念相关联，它与日光浴、紫外线、户外活动、大自然、海滨或青藏高原等概念相关，进而间接地也与某种灵修方式相关。但这一切却是在发廊或自家起居室里完成的。

晒伤妆谨慎地选择了对欧洲式的时尚肌肤美学原则的认同，同时又不从根本上颠覆本土传统的美学原则。因此，都市女性采取了一种办法，以伪装的方式，象征性地完成了现代生活和文化价值认同的转型，而且，又是低成本的——在起居室里将自己“晒伤”。

■ 印度行舟

印度的咖喱肯德基

平安夜那天的焦特布尔十分美丽，从旅馆天台看过去，钟楼周围万家灯火。顶楼上的鬼佬们在开PARTY，每个人看起来都十分快乐的样子。在节日气氛的感召下，我们终于决定不负此良宵——放开了吃！

感谢上帝。

□独木舟（青年作家）

那是我们在印度吃得最丰盛的一顿晚餐，Jenny点了一份蘑菇披萨，我要了一份炒面，她喝热朱古力，我更是暴发户般要了两杯藏红花酸奶。最最奢侈的是我们还点了半只烤鸡！

对比一下往昔买香蕉解馋的日子，这天的我们实在有一种挥金如土的豪迈和落子不悔的悲壮。

蘑菇披萨烤得硬邦邦的，但Jenny还是吃得很开心，很满足。炒面端上来时，我简直为自己的英明神武而绝倒，那一根根油乎乎的面条拌着青红双椒，光是看着都觉得“够了，这就是我要的爱”！

Jenny的叉子伸到我面前的盘子里，一叉，一卷，哎呀，我差点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想冲她咆哮一句“混蛋！住手！吃你的饼去！”

此刻，烤得黑乎乎的半只烤鸡端上桌了。它的外形……让我想想要怎么形容才能最大程度的还原它真实的模样——看起来很像是叫花鸡还没有敲掉外边儿那层泥的样子。

但我们依然感激上帝，阿门。

吃着烤鸡，我便想起了当初在加尔各答的肯德基里的遭遇。

印度的肯德基的点餐牌分为红绿两种颜色，红色是荤绿色是素。那会儿我还没有参透其中奥秘，站着看了好半天之后，我指着餐牌上一幅蛋炒饭的图片跟Jenny说，我就要这个吧。她说，那我就要个鸡肉汉堡吧。

等“蛋炒饭”和“鸡肉汉堡”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委屈得都快哭了。那哪里是蛋炒饭啊，那图片上黄色的部分是印度人民喜闻乐见的咖喱啊！至于鸡肉汉堡里的“鸡肉”，Jenny在啃了四五口之后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这是油炸过的面粉！里边还混合着青豆和胡萝卜！

那是一个悲伤的夜晚，我看着肯德基爷爷放诸四海不变的笑容，忧伤地想，在中国你就炸油条，熬皮蛋瘦肉粥，在印度你就做咖喱饭，卖假鸡肉。肯德基爷爷，你的节操呢？

责编 曲飞 美编 王璇 责校 赵琳